

# 移动通信终端促成远程讨论参加者间 形成合作学习作用分析<sup>1</sup> (Cooperative Peer Learning Activity of Onlin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y Sharing Emoji)

砂岡和子  
(Sunaoka, Kazuko)  
早稻田大学  
(Waseda University)  
ksunaoka@waseda.jp

**摘要:** 母语者与非母语者在跨文化讨论中是否能顺利形成互助合作学习,除了语言能力的影响,能够引起参加者情感共鸣的副语言信息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本文介绍了在远程讨论课中由于物理空间间隔造成面对面副语言信息沟通缺失的情况下,不同语言能力的参加者通过在移动终端共享图片信息的方式成功构建了远程同侪合作学习的课堂实践经验,证明了通过传递电子符号可以为远程讨论提供有效的信息共享,从而推进课堂互动,提高教学质量。

**Abstract:** Peer learning is a pedagogic method which effectively improves activeness of participants during communication.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introduce the experience of establishing peer learning activity between distance participants of an international onlin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lass by sharing digital information in the group chat. Non-native participants successfully understood the paralinguistic information transmitted by the digital information from native participants and therefore they could effe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communication. Our experience indicates that paralinguistic information is the essential glue of Cross-cultural distance communication, and these symbolic and rapid electronic information resources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Cross-cultural discussion.

**关键词:** 同侪学习, 跨文化远程讨论, 移动终端, 副语言交际

**Keywords:** Peer learning, cross-cultural distance communication, mobile phone, paralinguistic information

---

<sup>1</sup> 本文部分内容曾在第九届国际汉语电脑教学研讨会(TCLT9-2016, Macau)上发表。

## 1. 研究动机与目的

移动数码媒介如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的极大普及使全社会迅速进入基于网络平台进行沟通合作的新型交往模式。因此，以往远程教学直接将以教师为主导的面对面教学进行简单的网络转换已经不能适应培养学生在虚拟网络中形成社会交往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教学需求。代之而来的是网络参与式学习模式。在参与式学习模式中，师生界限被打破，同侪启导与合作和授课结成学习伙伴，通过相互协助的方式完成学习任务。与传统的由教师主导的课堂形式相比，拥有能够让参与课程的同学通过相互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完成学习任务的优点。经典的同侪学习需要参加者共享某个物理空间，如在同一个教室上课，由此形成面对面沟通的伙伴互助关系。但比起真实的面对面合作，在虚拟共同空间里人们容易产生较大的物理空间感（Hall, 1966; Bono, 2009）。身处不同物理空间的参加者能否形成有效的同侪合作学习、如何促进合作学习的形成，目前还鲜有研究关注。

本文通过介绍一次建立在北京、台北、东京、横滨、北九州五地五大高校间共同举办的“亚洲学生会议”的实施情况，来探讨通过移动终端发送表情图片（日语叫做Emoji）和动画的方式，成功在身处遥远物理空间的、语言文化背景各异的远程课程参加者之间唤起有效互动学习的教学经验。以往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学生们只有在需要查找词典或搜索相关资料时才能使用电脑和手机，群组信息只有在课外互动时才偶尔使用。而此次课程中，学生们不仅将在群组互推信息融合成课堂互动的一部分，而且所发送的信息悉数尽为动画和图片，始终没有出现文字和声音（图8）。

据社会智能理论（Social Intelligence theory），不发言的第三人不单单是受动的旁听者，他还会用眼神和姿势等隐形信号参与讨论，对会话的进行施加影响（Goodwin, 1981; Sumi, Ito, Matsuguchi, Fels, & Mase, 2003）。在本次会议中，默默推发动图的学生，虽然表面上并没有以发言的形式参与讨论，但却通过在群组中推送图片信息的方式成功参与了“多通道人机对话（Yang, 2014）”的进行，并有效解决了沟通障碍，激活了课堂气氛。下面通过对网络讨论课的具体数据加以观察和分析，从不同角度探索本次在群组中推送信息的行为对促成同侪学习的作用及其在远程讨论过程中所起的效果。

## 2. 远程讨论课程的设计

### 2.1 课程理念

随着国际化的发展，生长国家各异、文化背景不同、语言能力各有千秋的学生同聚一堂，单向授课的传统教学方式已难以适应学生间跨文化交流的真实需求。教学重点应转向培养学生社会交际能力、鼓励学生参与课堂互动、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动机，最终构建以个性化、民主、合作为基础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环境。通信技术与手段的全球普及为网络互动教学模式打下了基础。（Reinders & Darasawang, 2011, 引自 Xu 2016）。

在 21 世纪即将来临的前一年，为了迎接全球国际化时代的到来，早稻田大学发布了教育发展的新战略，提出了基于科技与网络，开放性、流动性、多样性共存的三层教育研究架构方案（Nakano et al., 2014）（图 1）。其中跨文化交流课程（Cross-Cultural Distance Learning，以下简称 CCDL）是该发展战略的中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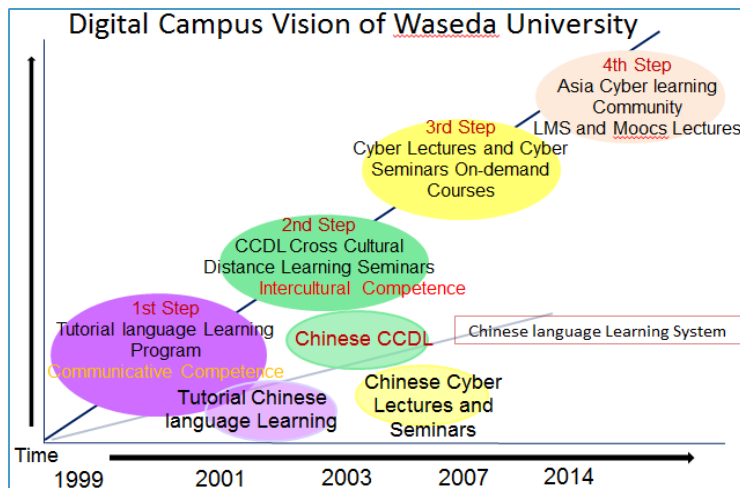


图 1 早稻田大学网络校园发展计划

随着通信手段的发达，已形式化了的技术等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转瞬间便能传遍全球。与此相对，通过经验积累而获得的信念与价值观、劳动技巧和诀窍等隐形知识（Tacit knowledge），因难以形式化而传播性则较弱（Harvey, 1992）。互联网的发展并没有使世界各地民族、地域之间的对立与纷争减少，反而不同文化之间摩擦与冲突的报道层出不穷。高等教育机构作为培养国际人才的重要基地，培养学生形成对各国文化求同存异、互相理解的能力，以成为促进国际间理解与合作的原动力之一。

基于这个理念，CCDL 以开放性的语言活动与跨文化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e）的培养相结合作为课程定位，在大学单位和合作企业的支持下，致力于打造英德汉日语等多种语言间交融共通的国际网络课程。“亚洲学生远程会议”是其中的汉语分部，在北京、台北、东京、横滨、北九州五地之间通过互联网定期进行视频讨论会。

## 2.2 课程特点

### 2.2.1 持久型交流

一般国际之间的视频交流会议，因为组织和技术等多方面的原因，存在举办次数不多，交流时间少，寿命短等缺陷。而“亚洲学生会议”因被早稻田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列为正式课程，能保证每期课程历时一个学期，期间每周举办一次同步视频会议。在各主办单位的大力支持下，自 2011 年开始到现在，已成功举行了 15 年之久。到 2016 年 6 月为止，共实施过 222 课时。参加学校时有更替，截至目前为

止, 曾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元智大学、淡江大学、韩国高丽大学、日本国内的庆应义塾大学和早稻田大学九州分校等 9 所学校进行过合作交流(Sunaoka, 2016)。早大和庆大的学生每半年或半学期可以选修, 包括其他单位平均有 2 名到 10 余名学员, 多时共约 30 名, 少时也有 10 多名学生参加讨论。

为了避免使用免费视屏软件导致网络联接不稳定而出现课堂交流中断、通话质量不佳等问题, 早稻田大学选择与相关企业合作, 由其提供专业远程技术和管理系统, 负责开发有关组织 CCDL 的各种软件并支持运营维护(Sunaoka, Monden, Morishita, & Ikegami, 2006)。安定的管理系统保证了海内外几所大学的成员能够定期面对面相聚而没有后顾之忧。但刚开始几次, 因为参加者身处不同的教室上课, 很难拉近距离。由于接触少, 语言文化的差异也大, 而产生疏远感。但通过一个学期间每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 大家建立起了同学间的信赖感, 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维护公共课堂的无言共识。

### 2.2.2 多元的学员

课程参加者有包括在北京、台北、日本各地的本国学生(Local Student, LS)和留学生(International Student, IS), 因当天参加课程的学校而时有变化。还有来自越南、印度、俄罗斯、波兰、意大利等国的留学生参与其中。参加此课程的参与框架(participation framework)较灵活。从学生的语言文化背景来看, 在同一课堂中从最开始只有本地学生参加, 逐步演变为拥有留学经历的学生和在当地留学的不同国籍学生增多, 变成国际对话的趋势。学生背景的多元化会给学生会议的运作带来一些负担, 但总体来说它促成学员对各种语言和文化的包容能力有显著提升, 对彼此间的认同感也逐步产生变化。

### 2.2.3 复语言主义

讨论语言最初原则上用汉语、日语隔周轮换, 后来由于参加者大多具有留学经验或在不同文化背景国家生活的经历, 近期同学们已经开始自由使用英日汉三种语言进行讨论。CCDL 基于 CEFR(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for Reference of Language)的复语言主义(Plurilingualism)理念<sup>2</sup>, 鼓励拥有成员们在彼此沟通交流时, 运用他们具备的各种语言能力, 并允许学生间进行同步翻译。尤其是当他们使用外语时, 即使未臻完美也从正面进行积极评价, 以达到培养学生社会交际能力、鼓励学生参与学习的目的。在进行文字交流时, 尊重当地母语者的习惯使用其常用字体。多语言多文字兼容并蓄的课堂不仅是国际化交流的需要, 还有利于促进不同背景的学生平等发言, 避免让一些会按照传统外语课堂的惯例认为只能使用指定语

<sup>2</sup> EU 加盟国基于 CEFR(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s)的理念, 以促进拥有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为目标, 提倡复数语言教育政策。复数语言(Plurilingual)主义指的是一个人拥有包含母语在内的多数多层次的语言能力, 不要求语言使用者以及学习者成为理想的母语话者, 而是即使仅获得部分能力依旧积极正面评价, 以运用所持能力达到语言使用的目的为目标。来源: [http://www.coe.int/t/dg4/linguistic/CADRE1\\_EN.asp](http://www.coe.int/t/dg4/linguistic/CADRE1_EN.asp)

言的学生自行封杀了发言的机会，也避免让另一些外语能力卓越的学生独占发言权(Sunaoka, 2016)。

## 2.2.4 学生主体的运作

“亚洲学生会议”最重要的特点是从课程议题的选择到会议的组织进行等一连串的活动流程，皆以学生为主体，由每个学校轮流负责。大家事先通过电邮商榷当天的讨论议题，开会时一般由主持人指名发言，也可大家举手自由发言。为达成以上教学目标，并使课程能够顺利举行，任课教师和各地助教(TA)紧密联系，与技术部门合作维护平台运营。如议进行中的声音画像等问题，由任课教师通过助教与技术部门进行沟通协调；若是其它人为事故，则课后由一方助教以书面文件形式提出建议，以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这样每周 80 分钟同海外高校进行网络互联，在信息空间中与成员伙伴积累了解，构建信任，用语言表达各自的信念与价值观，渐渐形成了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相互关心的同侪意识。基于以培养社会交际能力、解决问题为目的的教学理念，该课程的学生成绩评价(Assessment)以参与这个会议的贡献度，比如主持会议，互助翻译等行为的参与程度进行评价(Formative evaluation)。再者参考讨论发言次数和质量，包括上课前后向 BBS 提交的发言草稿与总结报告等语言习得成果进行总括评价(Summative evaluation)，最后认定学分(Sunaoka, 2016)。

## 2.2.5 讨论题目

许多跨文化交流活动喜欢选择有关国际民生(Global issues)的大议题。起初“亚洲学生会议”也曾基于教师的提议就时事或是社会问题进行讨论，但由于不同地区的学生对当事国的社会背景及传统文化的理解有明显差别，且对外语能力要求甚高，讨论本身易流于表层的资讯交换，无法进一步深入探讨。因此在后期的课程实施中，我们把选定论题的权利交给了学生，发现他们确实能够提出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同时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sup>3</sup>。

在大学里，学生的外语学习多依赖于课本和教师讲解，非常缺乏实际运用该外语和母语者沟通的机会。“亚洲学生会议”提供了在轻松愉快的交流氛围中，让非母语者定期与母语者沟通交流、阐述观点的机会。这种将自身体验语言化的方式，不仅帮助学生习得外语的综合能力，而且促使其学会如何将自身观点传递给与自己文化背景以至思维方式不同的人，从而使得各自所属社会的隐性知识得以传递。

<sup>3</sup> Discussion topics of the “Asian Students’ Conference” <http://www.f.waseda.jp/ksunaoka/>

### 3.观察数据简介

#### 3.1 课程记录

12月10日的讨论语言以中文为主，必要时可以使用日语和英语。课程从当日日本时间上午10点45分到12点15分共进行了90分钟（发言时间共85分6秒，空白时间共4分4秒）。参加本次讨论的同学包括9名汉语母语者（Native Speaker, NS）和9名非汉语母语者（Nonnative Speaker, NNS）（表1）。他们的母语背景、外语水平和文化背景差异较大。除了早大东京校区、庆应和北大曾经合作过之外，包括主持人（早大北九州的中国留学生）在内的其他同学都是首次参与。尽管如此，在本次讨论的一个半小时里，没有出现过讨论中断的尴尬状况。5地学生参与程度相对均衡，共计64次发言被记录了下来。将发言内容转换成文本后，如表1所示共计8701个汉字、558个英文单词。按4个讨论议题划分后，NS和NNS的发言次数以及发言时长分别如图2、图3所示。

#### 3.2 分析方法

根据(Hayashi, 1991; Enomoto, 2007)的研究，由多人组成的会话层级（Conversational floor）以参加者之间的关系与分享信息量的不同，可以有单层（Single conversational floor）到多层（Multiple conversational floor）的多种划分方法。参加者之间的互动与信息共享越多，可划分的会话层越多，会话层级越深。基于以上理论，本次研究首先将讨论课当日的讨论课由影音资料转换为文本资料，然后从三层会话层级——参加者个体、共享物理空间的各讨论组、共享线上空间的参加者全体——的角度出发，通过统计发言次数、通信次数等相关信息，来分析讨论进展过程和合作学习程度。最后我们由所得到的结果来探讨移动终端共享图片信息对跨越语言文化和物理空间的同侪合作学习的促进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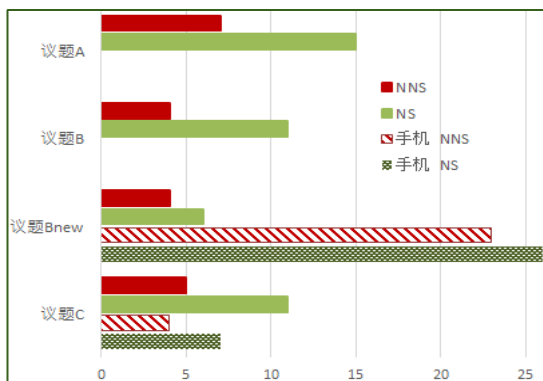


图2 各议题中成员的发言次数和手机通信次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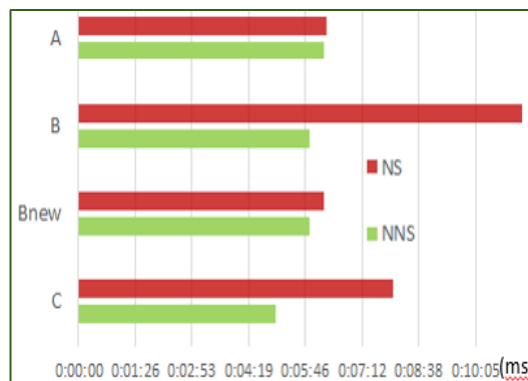


图3 各议题中发言的平均时长

表 1. 2015 年 12 月 10 日参加讨论人员的语言背景与发言量

学校	语言背景	人数	发言次数	发言字数	国籍	发言所用语言
庆应义塾大学 (K)	NS	2	7	1164	中国	汉语
	NNS	2	6	848	日本	汉语
北京大学 (P)	NS	2	6	1137	中国	汉语
	NNS	2	7	1044	日本	汉语
台湾师范大学 (T)	NS	2	5	819	台湾	汉语
早稻田大学东京校区 (W)	NNS	3	6	1010	日本	汉语
早稻田大学北九州校区 (Wips)	NS	3	23	2679	中国	汉语
	NNS	2	4	558	波兰	英语
合计	NS 9 人, NNS 9 人		64	9259		

## 4. 分析結果

### 4.1 讨论议题

2.2.5 所示,“亚洲学生会议”的讨论议题每次由学生根据自身的兴趣与关注点来选择,12月10日的讨论题目为“传统语言与颜文字(emoji)”。课堂讨论为ABC3个议题顺序进行,资料整理过程中发现B议题后半部分的讨论内容和之前的明显不同,因此在本次分析中将B议题切分成B和B-new两个部分,加上原本的A、C议题,共形成4个议题。

- A ---- 介绍自己的年度词汇;
- B ---- 讨论 emoji 的流行原因,使用场合与频率;
- B-new --- 讨论 emoji 给日常交流带来的改变;
- C ---- 讨论 emoji 与传统词汇相比对沟通的作用;

各地参加者在4个议题的发言次数及发言时间的统计结果如图2、图3所示。

### 4.2 NS 的话语组织策略

进一步分析发现B议题发展成B-new和NS与NNS在讨论时所使用的话语组



织策略有关。如图 6 所示, NS 在讨论时, 不仅陈述个人的经验与想法, 更愿意从描述社会或群体的现象出发, 引起参与者的共鸣。比如以下是 Wips 一名 NS 男生的发言:

我认为 emoji 会流行的一个根本原因, 实际上是它在慢慢的趋近于人性化, 也就是满足人类本质的沟通习惯和需求的事情。不断的贴近我们人与人之间, 面对面的交流。举个例子, 大家都尝试过在去追女朋友的时候, 更多的是眼神, 肢体语言和表情之类的东西, 而不是用嘴去说出来的, 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深有体会。其实也可以看看我们的老祖宗有几句说的特别有道理“含情脉脉”“暗送秋波”“勾魂摄魄”“满面春风”“欲拒还迎”, 这些成语都特别的生动贴切。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一个姑娘说“我在含情脉脉的看着你”, 和她真正的用含情脉脉的眼神看着你, 这两个完全是不同的效果。所以我觉得, 通过表情或者表情贴纸会使得我们的聊天更加方便, 含义更加丰富, 以及有更强的表达能力。

与此相对, 大多数情况下 NNS 只能讲述自身经历和感想, 引起参加者共鸣的效果不如广为人知的例子; 另一方面, NS 所使用的例子中很多由于文化差异并不为 NNS 所熟知, 如上例中所列出的成语, 再加之语言能力的差距, 共同导致了 A、B 议题中 NNS 难以和 NS 形成共鸣, 越来越难以理解议题讨论动向的问题。从 B-new 议题开始共享图片信息之后, NNS 排除了语言能力的阻隔, 通过图片所传递的副语言信息迅速和 NS 形成了共鸣, 成功重新在讨论中活跃起来, 且发言内容的深度不输 NS。于是在议题 B-new 进行的过程中, 开始了合作学习。

### 4.3 合作模式的启动

之前在议题 A、B 中持续的个体发言方式, 非汉语母语者的发言次数整体少于汉语母语者发言次数的一半。这使得言语能力更胜一筹的 NS 掌握了话语领导地位, NNS 参加者明显处于劣势, 尤其是话题 B 的差异最大(图 2、图 3)。

议题 B-new 开始, 以 NS 向参加者全员所在的微信群发信息为契机, 参加者同时使用移动终端互推信息, 迅速由议题 A、B 的单层会话变成议题 B-new、C 的多层关系, 形成了深层会话模式的合作学习。图像信息能够有效帮助 NNS 参与论题, 促成了远距离单位之间互动合作的情感, 使得进行议题 C 时, 讨论重新活跃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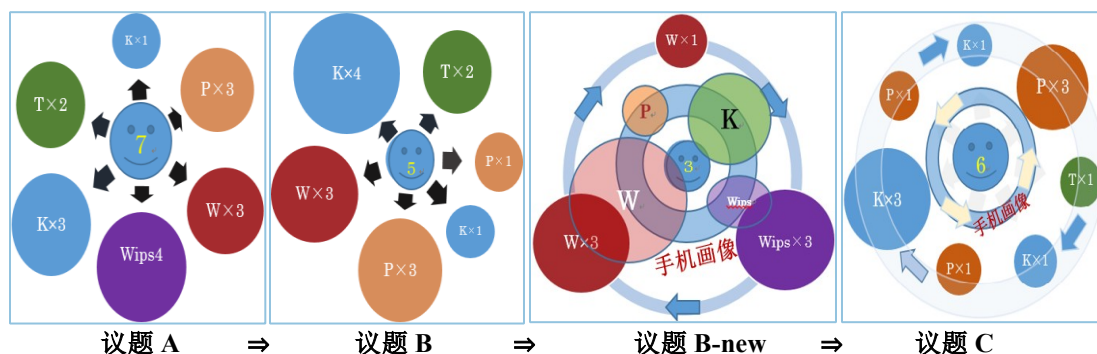


图 4 各议题参与者的互动关系



说明：K、P、T 等为各大学名称的缩写（参见表 1）。“×2”、“×3”等是每个地点发言者的人数（=发言次数）。椭圆的大小与发言次数成正比，次数越多面积越大。椭圆间的“⇒”表示合作互动的方向。每个图中央的笑脸和数字表示主持人的发言次数。

## 4.4 讨论中的资源共享

### 4.4.1 移动通信终端

由于议题 B 的讨论题目“emoji 的流行原因”相对抽象，发言者集中在了同一所高校的 NS。在早稻田大学的 NNS 出现参与困难情况时，先由早大北九州男生（NS），之后北大女生（NS）分别在微信群中推发了（图 8）所示的几条贴图，然后大家在主持人的提示引导下，参加者全员开始积极响应微信群组信息，陆续推发共 68 条动图或图片，形成了各地间一边参照图片信息一边讨论议题的合作学习链。以下是当时的一连串发言摘录：

早大男生 NNS1：(看到了一条由早大北九州一名 NS 同学推发来的贴图后)我很喜欢那个笑哭的 emoji。我觉得那个 emoji 很有用。我想表达我失败的时候，或者我有错的时候，我可能用那个表情，我觉得那个很有用。我觉得微信和 Line 的 emoji 不太一样，（中略）微信有比较讽刺的 emoji，Line 有比较可爱的 emoji (此时北大女生又推发了贴图，然后主持人告诉大家参看)。所以我觉得 Line 和微信的 emoji 用法不大一样。emoji 给我带了很多乐趣，看 emoji 很开心，所以我们经常用 emoji。就这样，谢谢！（大家陆续推发大量的动图片）。

早大到北大留学的男生 NNS2：我觉得我们对 emoji 的印象，最近可能有了一点点变化。我高中的时候，emoji 是一种比较温柔的表达方式。最近我觉得，用 line 的时候，朋友只发 stamp 的话，会比较冷淡，所以 emoji 用的太多的话，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会减弱。

早大北九州校男生 NS1：我觉得 emoji 可以表达一种比较模糊的感情，起到活跃聊天气氛的作用。但是我觉得如果太过于依赖 emoji 的话，会降低我们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相信大家应该也知道有些朋友，他们在微信中聊天的时候显得很能说，很活跃，但是现实聊天的时候却发现他并没有通过工具聊天这么能说会道，其实很大程度是因为 emoji 弥补了他很大一部分语言表达能力的缺陷，但是对于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的时候，就会突出自己语言表达能力的不足，所以我觉得 emoji 用时可以经常用，但是同时也要多思考，自己语言表达能力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提升的部分。谢谢。

早大北九州波兰的男生 2：So I think the reason why emoji is getting popular those days is that it is a easy way to express your true feelings your true emotions and it also can save a lot of time when you try to write a long sentences in words or express what you are thinking about, you can just chose a face and send to other people. I think emoji changed my communication with my friends. It can make other people feel that I am friendly and I have a intension to keep this conversation going , but I think if you use emoji too many times it can change the way we are seen by other people, some of the people may even lose respect to what you said. （后略）

学生都是 90 后的数码新一代，很熟悉这种网络参与式的交流方式。Line 和微信是“亚洲学生会议”参加者平时用于课外交流的手机软件（Sunaoka, 2016）。而本次课程中，这些软件提供的表情和动图，不仅对于课程讨论难题的解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且通过这些图片信息，参加者迅速构建了共同的讨论平台。图 5 展示了当时的课堂情景。保证讨论持续进行的方法后，议题进到 B-new 时，进一步促进

了同侪对等学习的进行。

### 4.4.2 动图符号

在本次讨论过程中，移动终端的推送没有出现文字，都是图片或动图。如图6所示，在讨论群中发信最多的是早稻田大学的NNS，其次是北京大学的NS，相比二者，其他学校的发信数量较少。通过共享图片、动画等能够体现发言者态度与情绪的内容，使对语言一知半解的NNS更加精确的理解了讨论内容（Kubota, 2012），跟上了整个讨论的节奏。在NNS最终理解了议题B的设问后，成功激活了相关的背景知识，进到议题B-new时提出了较有深度的问题。其他参加者通过对这些提问的思考，从新的角度开始审视与理解议题C。

由此可见，在不能实现真实面对面眼神或姿态共享的远程参加者之间，通过分享相关的图片和动画能够使参加者迅速实现“共情”，实现相互理解与相互帮助的学习模式，推动讨论交流的活跃与顺畅（图4）。学生们不仅将在群组互推图片融合成课堂互动的一部分，同时分享动图符号所含的象征性信息，还能迅速准确地理解异文化。反映了在当今国际交流的多语种及多元文化的背景下，“象征能力（symbolic competence）”将更为完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能力（Kramsch, 2006）。



图 5. “亚洲学生会议”10/12/2015 课堂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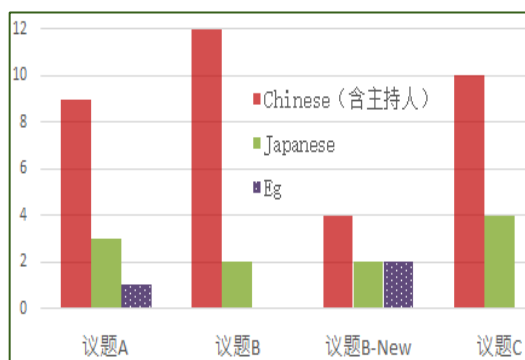


图 6. 不仅陈述自己的发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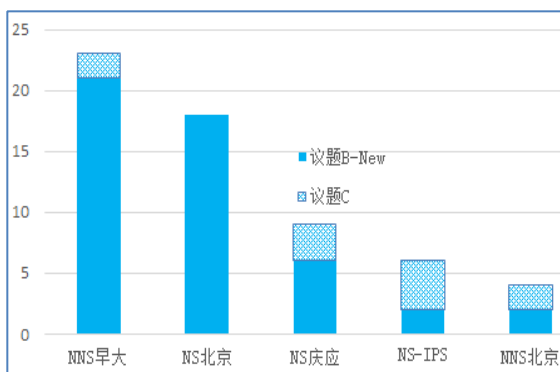


图 7. 手机通信次数



图 8. 互推动画和图片群

## 5. 结语

随着电子信息科技的发展和智能移动终端的广泛应用，课堂教学也不必再局限在某时某地某教室。但在物理空间间隔使参加者失去了通过眼神、表情、姿势等辅助语言交流的条件下，形成同侪合作学习的跨语言跨文化讨论困难重重。本文通过使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介绍了在东京、北京、横滨、北九州、台北五地共同举行的远程讨论课程中，参加者通过在移动终端共享图片信息，迅速形成对课题的共鸣，有效弥补了非母语参加者对议题理解困难的问题，成功实现了异地远程同侪合作学习的课程实践经验。

从本次课程经过推及至日常生活，可以窥见在 Emoji、贴图和动图等流行的背后，存在着共同的社会心理原因。发送文字信息避免了打电话那样直接沟通所可能带来的不便，却因只用文字未免显得态度冰冷。于是卡通人物为主体表情包应运而生，不仅恰当地传递了话者的情绪信息，还因适度的夸张而带来更加幽默风趣的效果，作为辅助文字的工具，确实能有效地解决沟通障碍。

本次视屏会议中，学生推发大量表情动图，起初仅是为了帮助无话可说的非母语同侪参与讨论，后来却引起了全体学生的共鸣，激活了所有参加者的学习兴趣。其使用动机与私人短信交流时发送 emoji 向对方展示当下情绪的心态相近。在缺失副语言信息（Paralanguage information）的情况下，贴图像背景音乐那样，将参加者带入共同的情绪环境，有效地缓解了沟通障碍，激活了课堂的气氛。与此同时，无声的贴图不会影响课堂的语言讨论，而且能随手下载，可迅速收发，用起来很方便。

由此本研究为在虚拟空间中，如何使用移动终端推送副语言信息，营造出面对面交流的效果，使学生间生成自然的合作情感，克服物理空间造成的障碍，实现同侪合作学习提供了一些证据。有人曾担心在课堂上让学生随便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会不会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而学生以往课堂上很少使用移动终端，在群组中推送信息就更少，只有在需要查找词典或搜索相关资料时才能使用。本课程成员都认为因自己要承担保证会议进行的各种责任，所以不会发生用手机窃窃私语，甚至侵害隐私权，或过激言论等问题。

科技大爆炸、大普及、大提高催生的数码新一代学习者希望通过数码信息和交流技术、通过网络与外部真实世界相联系，最后希望交互使用虚拟课堂和实地课堂，希望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自主（因人而异）学习，特别是动态学习（Xu 2016）。教师也应该接受他们的要求，尽可能地尝试将数码媒介结合到语言教学中去。

网络开放式教学与传统的由教师主导的课堂形式相比，能有效地形成学习者的社会交往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能够让参与课程的同学通过相互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完成学习任务的优点（Nakano et al., 2014; Nakano, 2015）。当然，由学生主宰运作的课堂，未免存在讨论范围缺乏系统性，讨论深度参差不齐的问题。因此教师和助教在课后会将各种相关材料上传至 BBS 平台进行补充，同时基于学科的衔接

设计 (Curriculum Articulation), 鼓励学生并行选修高级讨论课和留学, 全面提高综合能力 (Sunaoka, 2016)。

包括“亚洲学生会议”, 早稻田大学 CCDL 正赶上了 CALL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电脑辅助语言学习) 的全方位开拓期 (2000-2005) 和社会 CALL 发展的新趋势 (2006-2015) (Xu, 2016)。参与式学习模式和 Social CALL 的兴起为 CCDL 的国际交流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 (Nakano et al., 2014; Nakano, 2015) 的研究, 参加 CCDL 以培养社会交际能力为主学习环境中操练英语的学生, 他们一直保持足够的学习动机, 与其他上一般英语课的学生相比, 他们的英语水平提高得更快。在开设课程的十数年中, 包括汉语 CCDL 在内, 有关 Tutorial Chinese Language Course 及 Chinese Cyber lecture Course 的建设与教学资源的累积, 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Sunaoka, 2016)。

另外, 本文将使用电子信息辅助远程跨文化讨论形成合作学习作为分析的重点, 对语言讨论等方面没有进行充分的说明, 今后我们将在其他文章中对此进行讨论。

**致谢:** 本论文是在 2016 年 5 月 28 日澳门大学举办的 TCLT9 会议上, 口头发表时, 受到在场各位老师的指教以及来自北京语言大学到早大留学的孙悦同学的翻译校对下完成的。至此致谢!

## 参考文献

- Bono, M., & Takanashi, K. (2009). *Methodology for analyzing multi-party interaction*. Tokyo: Ohmsha. [坊農真弓, & 高梨克也. (2009). 多人数インタラクシヨンの分析手法. 东京: オーム社.]
- Hall, E. (1966). *The hidden dimensio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Company, Inc.
- Enomoto, M. (2007). Variety and dynamism of multi-party interaction: What is increased in multi-party interaction (Workshop in the 18th Congress). *The Japanese Journal of Language in Society*, 9(2), 154-158. [榎本美香. (2007). 多人数インタラクシヨンの多様性とダイナミズム: 多人数インタラクシヨンでは何が多くなるのか? (第 18 回研究大会ワークショップ). *社会言語科学*, 9(2), 154-158.]
- Goodwin, C. (1981). *Conversational organization: Interaction between speakers and hearer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Harvey, D. (1992).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Cambridge, MA: Wiley-Blackwell
- Hayashi, R. (1991). Floor structure of English and Japanese conversation. *Journal of Pragmatics*, 16(1), 1-30.
- Kramsch, C. (2006). From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to symbolic competence. *Modern Language*, 90(2), 249-252.
- Kubota, H. (2012). What does emoji tell? In M. Yamanashi, et al (E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10* (pp. 143-192). Tokyo: Hituzi Shobo, Ltd. [久保田ひろい. (2012).

- 絵文字は何を伝えるか. 山梨正明他編, *認知言語学論考* (10), 143-192. 東京: ひつじ書房.]
- Nakano, M., Bonham, M., Owada, K., Ueda, N., Oya, M., Negishi, J., & Kondo, Y. (2014). Networked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from English tutorials to cyber interactions at Waseda University. In R. Tsai, & G. Redmer (Eds.), *Language,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p. 1-31). Taiwan: Bookman Books, Ltd.
- Nakano, M. (2015). Capitalising on internet and computing technologies for improving learning and teaching: The experience of Waseda University. In C. Ng, R. Fox, & M. Nakano (Eds.), *Reforming Learning and Teaching in Asia-Pacific Universities: Influences of Globalised Processes in Japan, Hong Kong and Australia* (pp. 213-230). Singapore: Springer.
- Sumi, Y., Ito, S., Matsuguchi, T., Fels, S., & Mase, K. (2003). Collaborative captur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44(11), 2628-2637. [角康之, 伊藤禎宣, 松口哲也, シドニー・フェルス, 間瀬健二. (2003). 協調的なインタラクションの記録と解釈. 『情報処理学会』論文, 44(11), 2628-2637.]
- Sunaoka, K. (2016). Conversion from promotion for overseas study to learning in campus with a co-educational environment. In K. Sunaoka, & Y. Muroi (Eds.), (2016). *Voices from Japan in a Multilingual World: Prospects for Fostering Human Resources and Global Communication* (pp. 183-203). Tokyo: Asahi Press. Retrieved from <http://www.waseda.jp/fpse/winpec/assets/uploads/2016/03/No.E1521Kazuko-SUNAOKA.pdf>. [砂岡和子. (2016). 留学振興から国際共学へ. 砂岡和子、室井禎之編『日本発多言語国際情報発信の現状と課題-ヒューマンリソースとグローバル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ゆくえ』183-203. 東京: 朝日出版社.]
- Sunaoka, K., Ma, Y., & Shi, X. (2015). Practice and challe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tance learning—A case study of the “Asian Students’ Conference”. *The Journal of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4(2), 70-79. Retrieved from <http://xuebao.eblcu.com/xuebao/essay/eightterm/09.pdf>. [砂岡和子, 马燕, 施信余. (2015). 国际远程教育的实践与经验——以“亚洲学生远程会议”课程为例. *中文教学现代化学报*, 4(2), 70-79.]
- Sunaoka, K., Monden, Y., Morishita, Y., Ikegami, D. (2006). The construc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international distance conference., In M. Nakano (Ed.) *CCDL [Cross Cultural Distance Learning]: Teachers’ Manual. Vol. 1* (pp. 195-122). Tokyo: Media Mix, Waseda University.
- Xu, D. (2016). Issues in CALL studies.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6(2), 1-16. Retrieved from <http://www.tclt.us/journal/2015v6n2/xu.pdf>.
- Yang, M., Tao, J., Li, H., & Chao., L. (2014). Multimodal natural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dialog system. *Computer Science*, 41(10), 12-18,35. [杨明浩, 陶建华, 李昊, 巢林林. (2014). 面向自然交互的多通道人机对话系统. *计算机科学*, 41(10), 12-18,35.]